

/// 岁月静思

只记花开不记年

■张金刚

我问过父亲，咱村有多少年历史？出过多少有成就的乡亲？那棵老槐多大树龄？地里种过多少茬庄稼？……

父亲先是一脸茫然，继而一脸淡然，摆摆手说道：“谁还记得这些？春天来了就种，秋天来了就收；花开了就看，结果了就摘；风调雨顺乐着过，有了灾荒扛着过。到了我们这把年纪，活着干，死了算，每天过好就是福，不想那么多喽！”

父亲的话虽糙了些，但理儿很精。这让我想起清代袁枚《感怀》诗中的两句：“乌啼月落知多少，只记花开不记年。”想想父母一辈子守着村子，应着时令耕作，伴着岁月生活，看过几多花开，容颜已苍老，却活得

更通透。我不禁亦生感慨：活出这境界，当是人生大智慧。

我曾去山里拜访过两位老人。他们的人生前半程，我不过问，只当下养鸡、种花、作画、写文的日子，就足以让我艳羡。那日，院中的老梨树挂满了黄澄澄的梨子，树下我们一起包饺子，谈笑风生。饭罢，阿姨展宣纸磨端砚执狼毫画“墨梅图”，大叔深情朗诵“田园诗”，二人相互帮衬，相互欣赏，亦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。

在万寿菊、鸡冠花丛中流连一番后，老人又嘱我攀上梨树，摘了几袋梨，走时带上，并恭敬地向我赠予他俩创作的《耕药园文集》——想必这小院便是“耕药园”了。我们再次邀约，来年一同赏梨花、赏牡丹，摘桑葚、摘枣子，炒鸡蛋、炒时

蔬。篱笆旁的两位老人，笑得像孩子。

如今虽时隔多年，亦不知老人是否还在山里？境况如何？但那从容安然、充满诗意的生活却一直让我铭记，更记得大叔云淡风轻的一段笑谈：“我俩也是在风浪中拼过命，才安全上岸的。人这一生，除了筷子放不下，其它的都能放下。人呀，说到底，就是好好吃，好好过，不记年龄，不记太多。”我猜想，两位老人定是有故事的人，他们只是选择忘记，不提罢了。人经历多了，自然也就记得多，当然也要忘很多。这样才更轻松，不至于将有限的内存占满，令生活卡顿。

从某种层面上讲，我是很欣赏镜子的：只照当下，不记过往。

我偶然翻出遗落在办公桌

抽屉底层的一面小镜子。这镜子是我初入新单位时，妻子给我的，说让我注意形象。想来它已跟了我15年，只是近年不再用它，形象嘛，只对着手机屏幕简单划拉一下头发了事。我把镜子拿在手上，哈气，擦拭，照自己：头发不再浓密，且有了数根白发；脸也少了光泽，虽痘痘远去，却添了鱼尾纹，可怕的是竟有了轻微眼袋。

镜子向来很真实，是啥模样就呈现啥模样。我极力地想透过镜子看到我当年的样子，可它却又很健忘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想来，这镜子照过我青春勃发、开心快乐的样子，也照过我迷茫沮丧、黯然神伤的样子，可如今只能展现我日显苍老的样子。也好，就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吧！我对着镜子微

笑，原来我嘴角上扬、眼睛弯弯的样子也还不算难看。我也知道，这不难看的样子，有着过往的印痕与累积，但浮云飘过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样子。

有人曾问我：“当年苦不苦？”我说：“苦也罢，累也罢，都已翻篇儿，那也是财富。正是必经的过往将我送到了现在。”有人羡慕我的洒脱，也有人叹惋我的放弃，可我这样回应他们：“舍的同时便是得。做自己能做的、乐做的，未辜负岁月，也无视岁月，这才是最大的快乐。”虽然青春不再，眼里藏了故事，可眼神依旧澄澈有光，这便是镜子里当下的我。

结婚纪念日时，我与妻穿越半座山城，又去看当年结婚时租住的小院。那棵老椿树青翠如昨，院外的牵牛仍在吹奏，它们应该已不记得我们，或从来就不曾记过我们。17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我也是做了一道减法题，才算清这年头；又加算一道，才算清我俩的年纪。余生，我想牵紧妻的手，珍惜每天的一餐一饭、一日一月，甚至一场冷战后的微笑和解。

我问过父亲，你和我娘结婚多少年了？吵过多少架？看过多少场戏？……父亲照旧先一脸茫然，继而一脸淡然：“记这干啥？每天就那样过，一天又一天，白开水一样呢！”曾经不会做饭的父亲，刚蒸了一锅馒头，拿一个给做了一辈子饭、现在却做不动饭的母亲：“赶紧趁热吃吧！”两人眼前，热气腾腾。

吃完，父亲坐在院里的枯树桩上，神情木然地抽着烟，望着山。父亲屁股底下那棵老杨树的圈圈年轮，此时像是时光之河的圈圈水晕。时光无言，却在似水流程里，回答了所有问题。恍惚间，水晕旋动起来，将父亲一点点旋进去，父亲拉着母亲，母亲拉着我们，将一切年华过往、身外之物悉数归还……

夕
阳
下

李昊天摄



惊鸿

/// 闲思随笔

难忘村小中秋夜

■吴建

25年前，刚从师范毕业的我被分配到异乡一所偏僻的小学任教。

说是学校，其实相当简陋：几间陈旧的校舍，校舍前是巴掌大的操场，操场正中有一棵高大的歪脖子老槐树，老槐树上吊着一只锈迹斑斑的古铜钟……伫立在这座破旧的学校前，我的内心失落不已。

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校长，他带着乡里人的淳朴气质，笑呵呵地紧握着我的手，连声说：“欢迎、欢迎！”那份热忱，让我心中萌生的退意悄悄地远去。接过介绍信，老校长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咱

校五大员全是民办的，土老货，日后咱这村小就指望你挑大梁了！”老校长的话让我顿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。

上了几堂课，这里孩子薄弱的学习基础让我震惊：拼音基本不会，很多学生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，三年级的学生12加12等于几都不知道怎么算……上课时我费尽了精力讲解、点拨，可收效甚微，我有些泄气了。

白天的教学令我身心俱疲，晚上的时间则更为难熬。夜晚，学校里只剩下我一人。孤灯昏暗，老鼠在破败的宿舍里到处乱窜，四周农田里还不时传来各种动物的怪叫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我真想“打道回府”了。

那个中秋节的晚上，千家

万户都在团聚，我却被身在异乡、天各一方的思亲之情折磨着，踏着月色，一个人在校园里来来回回地徘徊，看圆圆的月亮在薄如蝉翼的云中穿行，看树叶将月光剪成斑驳的银片，看不远处农舍里灯光闪烁。忽然，我想到也该买一块月饼，算是过节日的一点象征吧。可是，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1公里外的小店时，却发现早已关了门。我怅然回到学校，只见老校长站立在我的宿舍前，手里提着一只鼓鼓的塑料袋。他一见我便说：“你到哪里了？我在这已等你好久了。”得知我没买到月饼，他说：“今天是中秋节，我知道你一人在校孤单，特意来陪你。咱们进屋聊吧。”进

屋后，老校长从塑料袋里拿出月饼、藕饼、花生、红薯等农家小吃，还有一瓶自家酿的米酒。他先给我斟满一碗，又给自己倒了一碗，然后举起碗说：“小吴，在这偏远的村小里，让你受苦了。今天，我敬你一杯，感谢你能坚持到现在。”说完，他仰脖一饮而尽。

也许是这句话的缘故，又或许是寂寞太久，一向不沾酒的我竟也轻轻地抿了几口。酒很香、很醇。一抹嘴唇，老校长又说：“说实话，这些年来分配到咱这村小的教师也不少，可没有一个留得住的。大多数是一来学校，看到这么破旧、偏僻，转头就走。我知道你以后也要走的，今晚我算是提前送送你。”听

了老校长的话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我们边喝边谈，老校长说，这儿的村民生活穷困，主要原因就是缺少知识。说到这里，他眼含热泪看着我，喃喃道：“多么希望你能留下来，多给这里的孩子教授知识和本领啊！”言毕，他静静地望着我，目光里透出几许关切、几许企盼……

那个中秋夜，我真地决定留了下来，而且一留就是十年。后来，学校因规模太小而被撤并，老校长退休，我被调入镇中心学校任教。然而，纵是越飞越远，纵是回首不能，那村小的歪脖子老槐树，那勤奋憨厚的老校长，还有那个永生难忘的中秋之夜，都已刻在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页上了。